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九十五之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繹史卷九十五之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孔門諸子言行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贄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

淮南子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

新序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

至服從其德

新論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説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謂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

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顔囘之行也孔子説之以詩曰媚兹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

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忌其身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為下國駿龎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强乎武哉文不勝質恭老卹幼不忘賔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

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賔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賔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

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夸式巳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茍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

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

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隮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未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

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為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葢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葢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盖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

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寛而內正自極於檃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

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

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贛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贛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贛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贛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贛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顔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

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甲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賔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賔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賔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

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

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覩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贛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贛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贛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贛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徯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徯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閹知之祁徯對曰

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讓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徯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斆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寛而内直自設於檃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禀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

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家語實本於此雖數衍成文而古意浸失矣惜其中多脫譌無善本讎校故附於家語之後

尚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晏子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論語摘輔象仲尼素王以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　仲尼鉤文在手是謂知始　宰我握户是謂守道　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　子游握文是謂敏士　子夏握正是謂受相　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直

公冶長手握
輔是謂習道

史記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歳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家語顔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列子云壽十八後漢書云顔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讖顔回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新論顔淵感中台星顔回重瞳

說苑顔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家語顔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

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

思久恕仁矣夫　孔子謂顔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説苑顔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䟽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晩乎○家語略同

韓詩外傳顔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見客客去顔回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顔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

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茍有温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宫聲聞于外

莊子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顔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

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家語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

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顔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顔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薫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

之思千歳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矣

韓詩外傳孔子與子貢子路顔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顔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

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馬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顔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顔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顔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顔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

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措語迥異不厭複出

家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决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說苑作完山之鳥魯定公問於顔回

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顔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廏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名顔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顔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

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顔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説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仲孫何忌問於顔回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

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韓詩外傳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荀子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

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顔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顔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列子顔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

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内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

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

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

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韰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

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将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

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薫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

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

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爲説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

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顔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

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
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
者心齋也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
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
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
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僞
為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将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

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莊列雖寓言而至理存焉至文出焉故皆大書

顏氏家訓邑號朝歌顏淵不舍　新論顏回不以夜浴改容　衛波傳孔子使子貢往外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殷芸小説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劒前斫其腰於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家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内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計回之年當死於哀公時

禮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檀弓 論衡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此等附會不足辯 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尤謬 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為匹 新論顏

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

史記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法言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顔氏子之樂顔氏子之樂也内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内曰顔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顔苦孔之卓也

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秖其所以為樂也歟　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昔者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

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竝放適相應也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家語曾參字子輿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遠親而為人役新論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指揮而哂顏氏家訓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説苑曽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曽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曽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曽子芸瓜而誤斬其

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

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兼明書云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按此説異　抱朴子曾參鋤瓜三足烏萃其冠。莊子注云曾子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絶糧而後蘇

新語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尸子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琴操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

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一本云堨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博兮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　鹽鐵論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

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畱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參乃悲然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

曰思爾韜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淮南子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為之止也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論語撰考讖里名勝母曾子斂襟○顔氏家訓亦云

孝子傳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詩疏云

曾子見益母而感　搜神記曾參養母至孝有玄鶴為戈人所射窮而歸之參收養治療瘡愈飛去後鶴夜到門雌雄各銜雙明珠報焉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

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

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莊子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十鍾如觀雀蚉虻相過乎前也

白虎通曾子去妻藜烝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烝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藜烝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家語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

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與孟母買豚肉相類袁淮正書彘作犬　說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子曰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
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

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説敬其兄則弟説敬其君則臣説敬一人而千萬人説所敬者寡而説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敎

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

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毁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

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漢書孝經一篇十八章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孝經援神契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罄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駮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自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以示撰輔詩書以合謀　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卿

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為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

孝經鉤命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序引公羊傳序同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公羊疏引

吕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顔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荀子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禮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

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內則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檀弓

大戴禮記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

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呰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

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

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温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

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曾子事父母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

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内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内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

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顔色未成於弟也

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巳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

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凖推而放諸西海而凖推而放諸南海而凖推而放諸北海而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

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

大戴禮記主言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

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

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

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强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内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

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省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説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

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

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
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
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
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
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
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
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
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

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

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家語略同主字俱作王字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

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嬴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人則否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父母之雠不與同生兄弟之雠不與聚國朋友

之雝不與聚鄉族人之雝不與聚鄰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弟子問於曽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曽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巳矣是謂窮民也　曽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曽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

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曾子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

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

四支說者申憝懃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

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

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曾子立事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争也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絶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

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内合矣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

不行其難者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絶之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説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

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茍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君子不絶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
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　君子恭而不難安
而不舒遜而不諂寛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
謂知矣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
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
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　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
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　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

也道遠日益衆信弗主僉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　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侄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强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　巧言令色能

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説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即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

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慼焉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

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勿為可能也

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絶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

政者矣賜與其宫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

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强也宫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荀子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

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說苑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淮南子曾子曰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博物志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中論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
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
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家語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
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
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
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

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叢子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寛寛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寛是亂也寛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禮記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

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禆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

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

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

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

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伯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内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

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輿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

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

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

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

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

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曽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曽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曽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

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曰

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賔賔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賔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

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

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黨巷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

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

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
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禮記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
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
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
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曾子
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

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曾

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檀弓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

館父母而賔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曾申問於曽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雜記

曽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曽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

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檀弓

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槀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

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漢書道家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

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大戴禮記天圓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矣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

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

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
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
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濟兹四者所以役聖人之精
也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
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
謂之歷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
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
髮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疎和五聲之

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
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
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
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
割列穰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
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說苑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
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内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韓詩外傳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

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菑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氷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

説苑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賔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奥之曽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説苑魯人攻鄪曽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曽子之所争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曽子舍而後迎之　曽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曽子曽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

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晏子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

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韓非子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輿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此誣枉之言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

之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

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閎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氷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

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說苑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檀弓

荀子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

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
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
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以下附
禮記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
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
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
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

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祭義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檀弓

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

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柳下惠事同

繹史卷九十五之一